



尚書

正本

四五

高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中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中

說命上中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口 12  
3323  
3



門口12  
號3323  
卷3

尚書卷第四

正二位清原宣條 校

湯誓第一

汝字六再字五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其不意師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而出

遂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湯誓

戒誓其士

衆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

夫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

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

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

尚書

卷四

一

正

往而戰也稱亂稱兵  
大記稱作奉孔蔡不稱  
復軒之版去  
云稱亂猶曰作難也  
字意輕  
蔡云稱亂猶曰作難也  
其士一  
本作湯



衆合我利獲之事而斷正  
有夏湯言我亦用汝衆  
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  
命征之我畏上帝不敢不  
征正其罪也  
夏之罪亦如我后也我后  
不恤我衆則其夏民何  
異

是言自過方割邑

而為中割 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不致不中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召復言桀

惡其亦如我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

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有衆率怠弗協日時日

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曷喪子及汝皆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

以喪桀身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成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爾不從誓言不用予

則孛戮汝國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今云下孛戮汝無有所赦權以魯

之使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

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順天應人逆取順守

社稷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

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

謂逐討之 遂伐三朶俘厥寶玉三朶國名桀走保之

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今定陶也桀自安邑

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誼

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仲虺之誥第二言國之常審也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朶而還仲虺作誥為湯左

後之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成湯放桀于南巢惟

相天子會同曰誥

稷後  
間一本  
有而字

首章所以作誥之辭

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子恐來世以

台為口實天子常不三公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

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桀

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非言昏德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若罔泥墜火無救之者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夏王有罪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

三章言其宜順天意

勸湯順天心也  
天命且之為大服也  
三章言天威自與假托  
民情也

使商受天命而借力以振  
起其來也

也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

有徒衆無道之世所當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小大戰戰罔不

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

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邇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殖生德

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

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尚書

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

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曰奚獨後

予辭也

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蕪

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來其可蕪息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久謂初征自葛時 佑

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

兼弱攻

昧取亂侮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

推凶固存

邦乃其昌

有凶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德日新萬

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

王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

平章言其宜新天下

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

事謂人莫己若者凶

自多是人莫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問則有得所以是

鳴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戒慎終

殖有禮覆昏暴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凶之 欽崇天道

永保天命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再字八無字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

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

天下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天義告萬方之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

前章言夏王有罪已將天威前章言殷後章言誥而起誥十字法亦十字

敬奉天以固商之命也天命字全在振此伸應斯以作誥之大

各自成一節  
乃嗚呼以鳴呼

同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以下至無恒性不能守恒行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

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

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天道福善

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謹

箴之而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誅之。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

于。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

勳一本  
作戮

後章言受命代夏宜相  
戒懼以終天休

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孚信也。天

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責

然咸飾若草木同萃民信樂生。伊子一人輯寧爾

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

桀未知得罪於天。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

地謙以求衆心。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慝淫。戒諸侯與之

慢也無從非常。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責

罪以其簡在天心故。

三罪字返照夏之罪

唯名信可以受天保  
且終

首章祭  
祀疏云一也夏曰敷  
商曰祀周曰年唐  
虞曰載

三章言夏明王  
及商明王  
章首以嗚呼言之無  
一例

三章言商王之明德明

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嗚呼尚

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咎單作明居

各單臣名主土地之官  
作明居民法一篇也

伊訓第四再字三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凡三篇伊訓作訓以教惟元

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奉嗣王祇見厥祖居位侯甸羣后咸在在位百官總

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

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

于其子孫不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

天下禍災借手於我天誅之亦為條而我之故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

攻桀伐無道由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嗚呼先

罰本  
作討

則國家並化終洽四海  
正本

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

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居上克明。言理為下克忠。事上與人

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以至於有萬邦茲

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亦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玉言仁及後世制官刑。儆于有位。湯

制治官刑法。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

畋。時謂淫風。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

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

三風之序自輕及重亂

十愆五二淫四亂四

規而不納者。年有德跡。遠之童稚。惟茲三風十愆。鄉

頑嚚親比之。是謂荒亂之風俗。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凶。諸侯犯此國凶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淫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爾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資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

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肆命。陳天命以徂后。陳往古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戒太甲。以

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肆命。陳天命以徂后。明君以

幸之身美而訓以人



戒

太甲上第五

再字一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 不知

朝政故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

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

戒太甲故 以名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 顧伊尹之訓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肅嚴也 言能嚴

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而遠之天監其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湯德集王命 於其身撫自新命之印以根大甲之德

安天下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 君居業天下之

首章言所衡之職不可使王泰厥社

二章言王不率厥祖則我

肆嗣王不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 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

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用也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 信有終夏都在亳西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

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

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 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

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不改 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

丕顯坐以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 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

有求俊

彥啟迪後人

有非一方美士曰彥 開道後人言訓戒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無失人祖命 而不勤德以自顛覆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道本

彥

不顯

無越

儉德

幸言言所以故王

尹躬相之使先王之子如夏  
等世人必有疑或言者故嚴  
訓格非以除人迷

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

我喜悅王亦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伊

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命

大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祖桐宮居憂。往入桐宮

居憂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大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首章但早之言

惟三祀十有一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伊尹以

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作書曰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三章大甲之謝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此編世之持禮伊尹所以告之。王拜手稽首曰小子

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替晉於臣謝前過類善也聞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

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孽災追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

逃。既往背師保之訓不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廢伊尹

拜手稽首曰拜手稽首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

其身使信德合於伊尹言君民一體之義今文勸王而保其德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

乃曰言先果人後我后言先果人後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

仁惠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

逸豫怠惰以念祖德為孝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不驕慢為恭視遠

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

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王

嘉靖本 厭作敬

是句欲王不復祗群 敬及之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

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天位艱哉言居

之位難以誠信者則享其祀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終始慎厥

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先王惟時懋敬厥

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今王嗣有令

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若升高必

不保明 本作不 係宋板 作保

所 本作無 無有一

前聖早三託言天民是 謂亂在德以監

後章四收書一陳訓言 已復政之意以終之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無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

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

危懼以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真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

人天子天子有大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善則天下得其正故特慎焉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

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其正一本作其政

自然所洽之意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咸有一德。即

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

于德。告老歸邑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

不能常其德。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

湯伐而兼之。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

方有天命。眷求一德伊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首章以天位共七論一德之義一段言帝德則存否則亡

註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九說大理指桀下之比桀考以此之驗故註云尔二段示其美也

殷言德之六三之惡  
逐而大甲推一德

之受九列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  
天命衆遂伐夏勝之改其  
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德惟  
一動國不吉德二三動國不凶二三言惟吉凶不僭

在入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  
災是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  
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任官惟賢材左右

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臣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其難其慎惟和

惟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德非一方以善善無常主惟協于一善是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  
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又曰一哉王心

能一心德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玉而命  
則一德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萬姓如此則  
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玉則爲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能整齊萬夫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  
其政可知自生無自廣以狹入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沃

廟本宗

事君

自生

三言言任夫大以德  
而萬姓咸服

朱子云爲字並去戶

辛丑年遠言沈萬長之  
道以終

蓋大甲可以爲殷宗者故  
言之以勸其承烈祖之德  
德於後世

本宗  
廟

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者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

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咎單忠臣各作此篇以戒也伊陟相

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

生七日大楨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各皆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各原命伊陟二篇皆

仲丁遷于囂。太戊子太囂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河亶甲居

相。仲丁弟相地在河北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

耿河水所作祖乙。毀曰汜

尚書卷第四

尚書卷第五

正二位清原宣條 校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是有怨。胥

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盤庚。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

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率籲衆感

出矢言。籲和也率直之也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

祖乙居耿爰於也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

故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

正曰亳是大名殷是

前章以遷都之意

詩云其直如矢言為正直之言

以徙日其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

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

宣甲居相祖乙居耿我今不承千古罔知天之斷命遷亳河

往居亳凡五徙國都天將絕

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矧日其克從先王之烈命尚無

知之況能從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

先王之業乎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此新邑不可不徙紹復

生藥也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

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徙欲盤庚敷于民由乃

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教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曰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王命

衆悉至于庭衆羣臣王若曰恪汝衆予告汝訓告汝

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古我先

王亦惟圖任舊人其政先王謀任久老王播告之修

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受非

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

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予亦拙謀作乃逸欲徙

逸過也我不威脅汝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

徙是我拙謀成汝過

尚書

卷五

三

三

後章上見旧人之異議遂斷之九四段一段并先王兵旧人以詰今之不能

裁一本作哉

二段張三論以爲從上未據





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

忠於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

食於廟大享烝嘗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也所以不掩汝善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

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汝于難若

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汝無侮老成人

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勅臣下各思長

聽從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待之如

徒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待之如

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邦之臧惟汝衆

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邦之臧惟汝衆

臣之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

功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誠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罰及爾身弗

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商書孔氏傳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乃語民之弗率

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咸造勿褻在

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日明

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正美曰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無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不用是伐去莫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

首章以遷都之說喻百執事有與議者前段責不念聞

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保其後也足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民亦

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余浮行也殷降大虐先王不

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

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

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承我法先王惟民之

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命此近於殃罰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故

以不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今予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感

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

我若能於懷新邑亦在汝若不能如汝不康其我何以和懷後段責不復受困

是汝不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臣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爾忱不屬惟

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速古苟不

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汝不謀

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今其有今因後汝何生在上

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久生在上上禍將及汝我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徙

倚曲我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也言

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三章言先王之罪疾踰

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

汝反汝反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汝萬

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

謂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同道以自免天見汝情下

罰汝汝無能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汝其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

反父祖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弃汝不

後段百執吏

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茲子有

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

已言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言

其貪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迪高后丕乃崇

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嗚呼今予告

汝不易凡所言皆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

與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

念和以相從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

暫遇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我乃劓

卒章斷以登遷都之命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不吉之人當割

絕滅之無遺長其類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

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綏爰

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天教今予其敷

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志罔罪

爾眾。爾無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

汝汝勿共怒我合蓋并第五卷之五七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比凶人而妄言

之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

勞下太凶惡之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水泉

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皆言

不明己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

湯德治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

厚敬之臣奉承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冲童

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下用宏茲賁。宏賁

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

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予其懋簡相。

已往明  
本作以  
往我用  
蓋舊本  
作我乃

爾念敬我衆簡太相助也勉大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

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

有弗欽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不敬無總于貨寶生

生自庸無總貨寶以求位當式敷民德永肩心用

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下德高可尊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

首章天定

陰整 疑脫亮 信二字 晉書 預奏錄 甲引尚 書傳 亮信也 陰默也

作說命三篇命說為相說命始求得王宅憂亮陰

三祀陰默也居憂信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群臣

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子得命王言

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命王庸作書以誥

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

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

胥靡 厥云胥相也 靡隨也 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三章王命

尚書

卷五

正本

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

夢之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命之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若金用汝作

礪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若歲大

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若服藥必瞑眩若跌

弗視地厥足用傷欲此行之事也惟暨乃僚罔

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俾率先王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嗚呼

成湯之跡商之先王能追隨之故先王而後高后

華章記之卷

欽于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脩說復于王曰惟不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本以繩直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言

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在家宰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

立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

舉其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惟天

尚書

卷五

正本

說訓于王之言凡八節

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

立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

舉其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

敬順而奉之民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甲冑冑兜也言不可輕

教令易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不可任

非其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

政乃無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

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因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慮善

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

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非一事無啓寵納侮則納侮之道無耻過作非耻過誤而文之遂成

未錄君臣相答之辭

大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黷于祭

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

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

我無聞於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

難以勉惟言不難信也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

於先王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說命下第十四兩字六做字三相變商書 孔氏傳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

首章王言

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遷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

民之艱苦。故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

顯明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

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

鹹。醋以和之。爾爰修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

言我能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

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傲

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

「誠之教人。然後知困知困。以將自強。惟教人其功半於學也。一德修漸。之進益。能自知其進也。」

道積於其身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教教

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惟說式克欽承。有招俊乂。

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王曰。嗚呼。說。

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股肱

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

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耻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

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佑我

三章三言

伊尹有數于二世。故曰作先王曰佑烈祖。

三章說



烈祖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

爾尚明保予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

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

惟后非賢不又

惟賢非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

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

天子之休命

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

耳不聽之異雉鳴

祖己訓

諸王

賢臣也以訓道諫王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所以訓也高宗

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周日釋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於彤日祖有雉異祖

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玉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

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

孚命正厥德

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乃曰

其如台

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嗚呼王司敬民罔

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玉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

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天以災異示之以正其德乃曰不改後禍及我耶不美

祀有常故曰與祀更祀不與此亦自作不與心

手章說

殷始咎周。各周人乘黎。乘勝也。祖伊恐。祖已後。奔

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作西伯戡黎。戡亦。西伯

戡黎。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

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異訖。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

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

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

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故天弃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

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路。循常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

是八子與六子前後誤編  
簡不與文與不傷

反報紂  
也一本  
作反報  
也

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

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

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

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

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

人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而太紂。微子。

微圻內國名。子爵。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公箕子也。少

為紂卿士。太無道。十三 王本

昔音詠酌酒也

尚書 卷五

師孤卿比于微子以紂距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知其必凶順其事而言之

也言殷其不有治正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四方之事將必凶

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酒酗

後殷罔不小大好艸竊姦宄艸野竊盜又為卿士師

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

得中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言不和同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

際無所殷遂喪越至于今於今到不得久曰父師

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我念殷凶發疾生

先言國之將亡乃更端以言

以下段微子之言而答

上應前之沈酗亂敗

此乃慢神言之下以展其言

上應前之沈酗亂敗

漸出於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隕若之何其汝無指意

顛隕隕墜如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

之何其救之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生紂為亂是

化紂沈酒乃罔良良嘒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酒

災下不喪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今殷民乃攘竊神祗

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降監殷民用又讎

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

斂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

懈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

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

義不忽太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公

所為臣僕欲以死諫紂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

顛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

難我殷家宗廟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

乃隕墜無主王以不我不顧行遜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

失道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

尚書卷第五



